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人盾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人盾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54363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54363

出版时间：2008-10

出版时间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赵国宏

页数：27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前言

作家蚊子用的肯定是笔名。
蚊子这名字和小说的某种特质联系到了一起，小说是什么？
他就是小说，不是大说，要轻轻地说，细细地说，婉转着说。
叫了蚊子之后，就非常适合以这样的方式说话了。
蚊子是个年轻人，当过兵，现在从事写作，这一切经历也非常适合写小说。
蚊子又写出了《人盾》这部小说。
题材有些含混，应该说是军旅题材，也应该说是反恐题材，两个题材放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了。
军旅题材是男性的东西，反恐题材也是写男性的，我在这里不是说不能写女性，即便写女性也是和血腥、爆炸、枪击等内容联系在一起，这一切，让男人和女人都坚硬了起来。
从骨子里，我喜欢这样坚硬的东西，是男人就要活得轰轰烈烈，不同凡响，这才是男人的境界。
军旅题材的作品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阳刚的大境界，是英雄主义的大成。
好的军旅题材作品，读后应该是热血沸腾，让人敬仰，让人欲罢不能，让人想喊想叫，这才是军旅题材的好作品。
蚊子很年轻，也很聪明，军旅加反恐，无疑是热门的，也是市场的。
对蚊子创作的《人盾》这部小说，因为我没有生活，不能肯定是真是假，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，那就是这部作品很好看，描写部队官兵之间的状态很像，军人的特质也非常明显。
不像有些打着军旅题材的幌子，将人物塑造得军不军、民不民的，细节异常得荒唐可笑。
蚊子在《人盾》这部作品中对军人细节的描写都是真实、可信的，只有将细节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融合在一起，才是一部感人的作品。
蚊子在这部《人盾》中达到了这一要求。
作品讲述了一支特殊的部队，在跨国执行的一次护卫行动中所经历的传奇。
故事充满了悬念和张力，同时又没有忽略对人物的刻画，特别是像柳青青等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，饱满而真实。
看到这样的文学作品，不禁会让人联想起美国出品的大片。
聪明的蚊子，能够很好地把这一题材和故事整合得很好，不由得不让人相信，将有更多的读者会喜欢上他的作品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《人盾：双C特卫营》根据一名成都籍退役特卫战士的口述整理，讲述了一群神秘特卫战士的传奇经历。
和平年代有这样一群军人——他们不穿军装，不佩带任何军衔，戴深色墨镜，双手总是垂在两边。
他们的战场是无形的战线，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也区别其他所有士兵。
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特卫，是保护国家要人的最后防御手段和最可靠的安全屏障，他们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身体和生命。
有人这样评价说：特种兵是兵中之精英，那么“特卫”则是特种兵之中的精英。

作者简介

赵国宏，笔名糖醋蚊子。
现代特种军事作家，曾服役于某军区特种大队，荣记两次三等功。
其独树一帜的笔触，遵循真实记录的原则加以创作，使得故事鲜活，情节起伏跌宕，扣人心弦，被读者冠以“最真实”的作家。
作品：《虎——解密403特种部队》《我的黑道病历》《阎王营》《赤兵骨》等。

章节摘录

一　1992年8月　“听说都不回原来的地方。
”　“回不回有什么区别，反正我们都被淘汰了。
”　“真他妈的，凭什么淘汰我？
真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有什么资格当特种兵。
”　“唉，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淘汰……”　“孔子说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
这一次我们又要倒流回源头了。
”　“孔子说过这样的话？
”　“睡我旁边那小子叫‘孔子儿’。
”　“靠！
这名字也敢叫。
水就水，是水，也是洪水！
到哪儿淹哪儿，我让你淘汰。
”　“屁洪水，就一口水，咽不下去，就吐到别的地方了。
”　“太阳的，我他妈不服啊。
我钱昆败得起，无所谓，咱就是革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长城咱不敢想了，厕所应该没问题吧！
“　没人笑，也不可笑。
淘汰就是淘汰，任何理由都不值得一笑。
　四辆卡车整齐地停在403基地的营门口，几名司机老兵正忙着检查汽车。
基地的广场上站满了第一批被“淘汰”下来的二百多名士兵。
每一个人都是精神颓废、垂头丧气。
金松山擦了一把眼泪，把背包往地上一扔，双眼盯着那几栋小楼。
118分队长郎小明和一个大校军官向这边走过来，他手里掐着一张纸，边走边和那位军官说着什么。
　郎队走到队伍前，看了一眼这些失去斗志的兵们。
　“怎么？
被淘汰了，都不太高兴啊。
”几乎是所有人的鼻子都是一“哼”。
高兴？
换谁都会觉得丢人，一种没脸见人的耻辱感在这些士兵们的心里、脸上完全被共享复制。
　“听口令，面向我，分成三路纵队，向右看——齐。
”这些兵不紧不慢地拎起背包，稀里哗啦好一阵子才顺成了排。
郎队微笑地看着这支队伍，在他心里，真正的军人就应该具备这种被淘汰后的耻辱感，但是不应该这么容易被失败歼灭。
　“立正……”郎队故意将口令拖得很长。
兵就是兵，在命令面前，绝对是无条件执行。
所有人都深吸一口气，挺起“屈辱”的脊梁。
那位大校始终站在一边，冷冷地注视着每一个人。
　“同志们，你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离开403特种部队而结束，当不上特种兵，同样也是兵，同样也可以保家卫国嘛，只不过是一个兵种的区别。
”几句话没有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，反而使得很多人低下了头。
　杨成的眼神始终盯着地面，郎队说的什么他根本就没听到。
他心里盘算着回到老连队，如何有一个合理的理由：简编？
不是小事儿啊，他们早晚会知道的，再说简的也都是那些不行的。
素质不合格？
怎么可能，综合素质，全团里第三，我不合格，说了谁信啊。

那为什么把我淘汰呢？
他理由没想好，这个疑团却冲上制高点，怎么也想不通。
队伍开始有变动，直到那个大校点他名的时候，他还在愣神。
“杨成！
杨成！
”后面的人捅了他一下。
“哦，到！
”“出列！
”杨成双手一收，跑出队伍。
那位大校军官正站在他身边，上下打量着他。
来403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基地的几位军官他都见过，而眼前的这位？
又是何方神圣呢？
403就跟抽风总部一样，总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，一些奇怪的人。
“李传奇……钱昆……”郎队还在继续点名，被点到的都从队伍中跑出来，站在杨成身边。
很快，在他的身边又出现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。
“柳青青！
”“到！
”因为这个名字？
有点意思，队列中有人在笑。
“还青青呢，呵呵。
”“不知道，还以为是小妞呢。
”柳青青白净的脸上，瞬间绯红，瞟了一眼那几个挑刺的兵，跑进队伍中站好。
那位大校军官始终审视着每一名从队伍中跑出来的士兵。
等到郎队点完名，收起名单的时候，那位大校才走到杨成这边的队伍前。
“你，你，你，还有你，回到原来的队伍去。
”十几名士兵就跟棋子一样，又被挪了回去。
“这边的队伍跟我走……”大校说完，跟郎队互相握手敬礼后，带着队伍向营门走去。
基地渐渐远去，几辆卡车瞬间消失被夜色所吞没。
军队的调动外界是无从知晓的，几辆卡车更代表不了什么大的军事行动，而车上的兵们此时都在感受颠簸的同时，再次体会被淘汰的苦闷，那感觉似乎与卡车的颠簸成正比。
车子开了四个多小时，钱昆注意到：原来的四辆，现在只剩两辆车。
他有那么点预感，但是预感到最后，也就没什么感觉了。
因为坐车是一件苦差事，地球不平和内心不平共同制造一种像妇女妊娠一样的恶心。
车上的人基本上都是歪歪扭扭地跟一群小狗一样，挤在一起，都在那儿迷糊着。
钱昆想睡，却睡不着，瞪着大眼睛想找个人说话。
只有一个人坐在车尾，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，一只手始终在嘴唇上游弋——撕嘴皮，他就是柳青青：新兵素质全能比赛全团第一，射击和其他素质都是优秀，这一次他怎么也被“淘汰”了呢？
他一边撕，一边琢磨着。
由于入神，一用力，嘴唇一阵刺痛，他舔了一下，出血了。
一双手紧紧地抱着他的胳膊，睡得分外香甜。
“有没有撒尿的？
”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下了，大校抓着车厢护栏大声喊道。
“啊，有！
”四渡松开柳青青的胳膊，第一个跳了下去，钻到旁边的树林里……柳青青愣愣地看着四渡嗖的一声翻下车去，便活动了一下被四渡搂着的胳膊，男人搂男人感觉挺奇怪的。
车上的“小狗”们稀里哗啦地纷纷跳下车，一个个闭着眼睛站在路边大肆灌溉土地。
钱昆站在车边“呸呸”地吐了几口：“太阳的，我最讨厌坐车。

”　　“都回来了吗？
“大校问了一声。
……　　“都回来了吗？
“　　……　　“都哑巴了，居然不回答，是不是都睡蒙了，都给我下车……”　　敢问路在何方，路在脚下。
猪八戒扯着嗓子号叫着。
靠，这也是歌儿？
　　寂静的公路上，一辆卡车以三十公里的速度“狂”奔，后面拖着一条“尾巴”，大校站在车厢里看着这些精神委靡的兵们。
　　“快点……跟上……被淘汰得很不服气吗？
在这儿跟我玩颓废，啊？
！
”他说了几句，眼睛却落在了远方……　　那是一个点儿，没错。
一个移动很快的点儿。
　　错，那是一个人，移动很快的一个人。
　　对，那是一个兵，跑得飞快的一个兵。
　　那个兵很快追上队伍，悄无声息地混进队伍。
　　大校转身敲了一下驾驶室。
　　跑了近半个小时，同志们的确清醒了。
　　大校军官看着队伍中的一个人：“你……刚才干什么去了？
“　　“报告，拉屎。
”　　“拉屎为什么不请假……”他真想说，如果不是让这些家伙跑一会儿，他就把这个兵给丢了，就是这小王八蛋跑得再快，也不可能追上汽车。
　　“你叫什么？
“　　“报告，刘四渡。
”　　“四渡？
你别告诉我你是四渡赤水的。
”　　“不是赤水的，我家是土城的，我在赤水河边长大……”　　“行了行了。
”大校觉得这个兵的嘴碎话多，厌恶地瞪了一眼。
　　“从现在开始，车上的人员由你负责，丢一个，我拿你是问。
”大校居然指着杨成说。
　　“为什么是我——”没等杨成的话出口，大校已经钻进了驾驶室里，车门“砰”的一声，接着卡车开始启动。
　　杨成站在车上，一手扶着车厢板，一手开始清点人数：“1、2、3……”　　“35个。
”杨成的身下发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。
　　“哦，谢谢。
”昏暗中，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他。
杨成还是站在那里，用眼睛数了一下人头，加上自己果然是三十五个。
他没有向前蹿，而是就在车尾处找了个地方坐下了。
　　“刚才谢谢啊。
”　　“不客气。
”　　“我杨成。
”　　“柳青青。
”　　杨成记起来了，刚才点名的时候就对这个名字有印象。
　　车一直没动，听见启动机响了几声就彻底没声了。
几个兵好奇地扒开苫布。
　　“完了，车坏了。

”其他人听见都纷纷站起来，挤着向前方看去。
金松山闭着眼睛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淹缸子啦。
”　　“真的假的，你一听就知道。
”　　“肯定是，没听见发动机发闷吗？
”　　四渡将信将疑地看看金师傅，准备坐下。
“你怎么坐我的地方了？
”　　“哪写着你的地方了？
你画圈了。
”　　钱昆坐在那里仰着脖子看要座的刘四渡。
“刚才明明是我坐这儿的。
”　　“你让大家听听，怎么就成你的座了，臭毛病。
”　　“我告诉你，我……”　　钱昆眼珠子一瞪，四渡话就咽回去了，在钱昆的旁边挤挤坐下了。钱昆坐在车厢尾，向外靠了靠。
卡车一停就是一个多小时，寂静的夜里，听见司机老兵一会儿掀机盖子，一会儿关车门，上上下下好一通折腾，当司机再一次狠命地踩启动机的时候，金松山猛地站起来，大喊一声：“别踩了，车快没电了。
”大家整齐地被吓了一跳。
这一嗓子站在驾驶室踏板的大校听得真真切切。
“谁喊的？
”　　“报告，是我！
”　　“你懂车？
”　　“一般懂。
”　　“一般懂是什么意思，下来帮着看看。
”　　老金翻下厢板，跑到前面。
“装老师傅呢，看你修不了怎么上这个车。
”钱昆随嘴说了这么一句。
金松山先是用手捋着电路摸了一圈，又把小手指伸进化油器里……那老兵满手油污拿着手电照着这个新兵　　“照照这边。
”老兵无奈地把身体移到这边。
“再照照这边。
”老兵又把身体移到另一边。
“关掉大灯。
”　　大校急忙跳上车，关闭了大灯。
“怠速调怎么高，不淹死才怪呢。
”金师傅用嘴拼命地吹油壶里的汽油。
“发动一下试试。
”老兵钻进驾驶室。
启动机意思了几下，彻底歇菜了。
车厢里的钱昆哼了一声：“演砸了吧。
”杨成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质问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儿，你要是会你就下去修。
”　　“本少爷不会，咱也不装这个蛋。
”　　“不会你就少说点风凉话，同志们都知道你不是哑巴。
”杨成愤愤地说。
“对，你不是哑巴。
”四渡接了一句。
钱昆脑袋一歪不说话了。
“都下来推车！

“大校站在车下喊道。
这些兵们再次下车，在车的后面准备好。
“用力推吧。
”　车子一点一点向前滚动，老兵几次试图憋着，结果均不奏效。
眼看着推出快一公里了。
钱昆直起腰板：“修不好就是修不好，这样推到天亮也没戏。
”　兵们还再继续向前推着，眼看不远处就是一个高起的斜坡了。
“大家加把劲！
“大校开始动员。
“开玩笑，那坡能推上去？
“　也许大家觉得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所以沉重的车身很快就冲了起来。
老兵急忙一挂挡，猛地一松离合，车子颤抖了几下，终于发动起来。
老兵猛踩了几下油门。
金松山急忙大喊：“别踩了，要不又淹死了。
”话音未落，车子果然又熄火了，大家同时“切”！
金松山换下司机，坐上了驾驶的位子，探出脑袋喊：“推吧！
“　钱昆苦笑了一下，猫下腰，终于用了三分劲。
老金挂好挡，等到速度差不多了，猛地松开离合器，车子轰的一声着起来。
“噢！
噢！
“兵们欢欣鼓舞。
“咳，咳……太阳的！
“钱昆一边咳嗽一边擦脸上的黑灰。
众人哈哈大笑。
老金没敢停车，加大油门冲上了斜坡。
最后将车停在了坡顶。
他在考虑，如果车再灭，可以顺坡冲下去。
兵们经过一番折腾，已经累得筋疲力尽。
也许是大校担心车子还会出毛病，开起来以后就没有再停过一次，而老金却没上来，留守在了驾驶室里。
钱昆大模大样地坐在了车尾边，也许是大家都讨厌他，钱昆的身边空出一小块空间。
四渡摆动了几下屁股，坐在了钱昆身边。
不到一小时，四渡的毛病又来了，迷蒙中一把抱起钱昆的胳膊。
“你……”钱昆对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这个亲密举动非常反感。
“你别动他，他可能晕车，睡了就没事儿了。
”柳青青慢慢地说。
“他晕车关我什么事，还非得抱着我啊。
”钱昆说完，猛地挣开四渡的怀抱。
刘四渡醒了，就再也没睡。
钱昆也不看他。
“咱俩能不能换个地方？
”四渡说。
“凭什么？
你别说又是你的座，赶紧闭了。
”钱昆不买账，他不知道哪来的气。
四渡不说话了，渐渐地，兵们都睡着了，偶尔剧烈地颠簸一下，能使某个人睁一下眼睛，之后又跟寻梦一样，马上闭上。

可四渡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，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向上涌。
卡车转过一个弯道，四渡的肚子里的东西瞬间向一边倾斜。
不好！
四渡刚想站起来，车子又颠了一下，四渡一下摔回原位，火山爆发了！
岩浆的颜色看不清楚，但是喷溅得很有水平。
钱昆迷迷糊糊感觉像下了一场雨一样，伴随着腥臭味道的蔓延，凭他聪明的脑瓜，他不用睁眼已经明白了一切。
“太阳的……”钱昆骂着，一手抓住四渡的前襟。
杨成急忙冲过来：“放开！
”“王八蛋吐我一身。
”“如果他坐在你的位置上呢？
”钱昆终于明白了，四渡没说完的那句话：我告诉你，我……晕车！
刘四渡在农村长大，身上携带着农民那种善良。
他愧疚地看了看钱昆说：“咱们还是换个座吧！
“钱昆用毛巾擦着污痕：“滚！
远点滚着。
”都知道吐完了，能稍微缓解一下，四渡缓解得更好，以后没再吐过，甚至连恶心的感觉都没了。
钱昆一路上提防着他再次喷发，结果发现，那小子跟没事人一样。
他甚至觉得刘四渡刚才这一喷绝对属于预谋的。
141卡车一直向东，足足跑了一整夜，当曙光像小妞害羞的腮帮子一样绯红的时候，两辆卡车才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下，车身上，人身上，都是一层厚厚的黄土。
算不出这些土究竟有多少分量，但是这也算是水土流失的一种吧。
“都下车！
”落地的人马上就开始敲打身上的灰，后面的也跟着敲。
一个人拍灰，没什么奇怪的。
但是七八十个人同时拍，场面还是很壮观的。
夏日的清晨，一群人仿佛站在刚爆炸的烟幕弹里一样。
“太阳的，都他妈别拍了。
”谁喊的？
钱昆。
大家愣了一下，以为是那位首长下的命令。
一看也是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新兵蛋子，又重新“噼里啪啦”地把自己身上的灰撒给别人。
“别拍啦，没听见啊。
”钱昆猛地推了一下身边的人。
“你再碰我一下试试？
“雾蒙蒙的灰尘中传来一个声音。
“碰你怎么啦？
“钱昆果然又推搡了一下那个人。
可是手还没挨到对方的身体，就被对方用胳膊挡了出去，接着灰尘中伸出一只脚正踹在他的胸口上。
钱昆的身体随即向后倒去，他踉跄了几步撞在一个人的身上。
“你妈的，敢踹我！
“钱昆急了，企图冲过去还一脚，可脚还没飞起来，身后一只大手却牢牢地钳住了他的肩膀。
“嘴巴干净点。
”“少管闲事，放开我。
”那人没回答，但是手也没撒开，钱昆心想：摆明了拉偏架的。
也不看，回手就是一拳。

那人身子一矮，躲过去了。
“你俩干什么呢？
“一声断喝。
钱昆急忙住手，此时尘埃落定。
他也看清楚了踹他的是谁，拽他的是谁。
钱昆分别地还以颜色，目光犀利，狠狠地瞪了两眼，心里狂骂几百遍。
“你俩过来，”大校冲他俩招手，“把门打开！
”　　杨成抬头仰望了一眼这扇厚重的黑色铁门，又看了看周围，高高的围墙，铁丝网缠绕在上面，铁门已经锈痕斑斑，还有一位铁将军把门。
“首长，钥匙？
“杨成说。
“废话，有钥匙还找你们干什么。
”　　钱昆站在一旁打量了一下那把大黑锁。
杨成从车上拿来一根撬棍，又是别，又是撬，那位铁将军纹丝不动。
结果弄得满头大汗，他恨恨地想：如果有一块C4，“嘣”什么都解决了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编辑推荐

中国首部“皇家护卫队”传奇经历小说，我们不是一支进攻的部队——因为我们没有矛，只有盾。

“漂儿怎么样?”　　“诱饵很新鲜。”　　“注意水面。”　　“水草太多了。”　　“保持鱼线清洁。”　　林肯车前面的机盖和风挡玻璃被炸上天空，浓烟夹杂着汽车那些残破的碎片，像雨点一样，噼里啪啦落了一地。

“蝎子……”　　“兄弟们，我肯定折了，按规矩来吧……”　　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，我们唯有献出生命，才能得到生命。

《士兵宣言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任何时候都不要丢下你的战友……但在特卫营里，将给大家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。

我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人，因为——我还活着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